

THE DOCTORS'
PLAGUE

Germ, Childbed Fever, and
the Strange Story of Ignac
Semmelwe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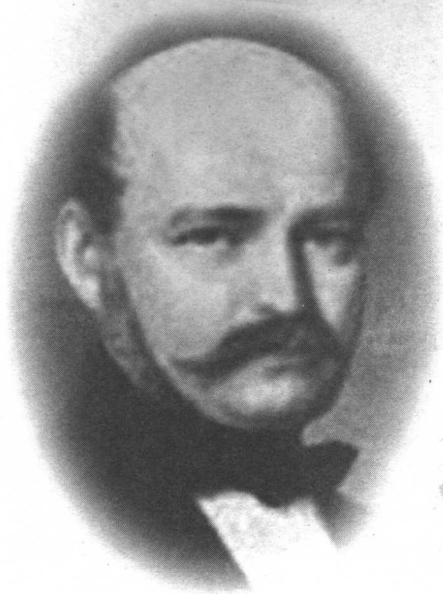
THE DOCTORS' PLAGUE
大发现系列丛书
Great Discoveries

医生曾经“惹”瘟疫

【细菌，产褥热和伊戈奈克·
赛麦尔威斯的奇异故事】

【美】舍温·B·纽兰德 著 侯明君译

湖 南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THE DOCTORS' PLAGUE
大发现系列丛书
Great Discoveries

医生曾经“惹”

【细菌，产褥热和伊戈奈克·
赛麦尔威斯的奇异故事】

【美】舍温·B·纽兰德 著 侯明君译

瘟疫

湖 南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医生曾经“惹”瘟疫:细菌、产褥热和伊戈奈克·麦
赛尔威斯的神奇故事/(美)纽兰德著;侯明君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6

(大发现系列丛书)

ISBN7-5357-4612-8

I. 医... II. ①纽... ②侯... III. 产褥期感染-普
及读物 IV. R714.6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2166 号

The Doctors' Plague

Copyright ©2003 by Sherwin B. Nuland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通过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独家获得本书简体中文
版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18-2005-053

大发现系列丛书

医生曾经“惹”瘟疫

——细菌、产褥热和伊戈奈克·赛麦尔威斯的神奇故事

著 者:[美]舍温·B·纽兰德

译 者:侯明君

责任编辑:贾平静 吴 炜

出版发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长沙市湘雅路 276 号

http://www.hnstp.com

邮购联系:本社直销科 0731-4375808

印 刷:湖南省航务管理局印刷厂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厂联系)

厂 址:长沙市五一大道谦吉里 8 号

邮 编:410005

出版日期: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4.25

字 数:89600

书 号:ISBN 7-5357-4612-8/N·145

定 价:16.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I	(1)
II	(15)
III	(34)
IV	(46)
V	(56)
VI	(71)
VII	(86)
VIII	(102)
言犹未尽——跋	(119)
参考文献说明	(125)

I

她至少为这一点感到幸运——今天是星期天，她不用自己一个人去医院了。维也纳总医院，这座由多重封闭的建筑物、通道和内部庭院构成的庞大禁区，几个月以来一直是她最大的恐惧所在。但是，当这一时刻已经到来她不得不去的时候，这位姑娘出奇地感到一丝欣慰。她觉得或许命运要开始对她稍稍微笑一次了。星期天意味着她的朋友丽思尔会在家，她可以不去那座庞大但令人窒息的高层建筑而得以休息一天。那是19世纪中叶维也纳最为时髦的服装制作场之一，那里有大裁缝艾根布洛特小姐监督着二十几名姑娘做工。丽思尔可以陪她一直到医院的第八号院落，帮她登上外面的几级台阶去敲开通往住院部的大木门。有这样一位好朋友陪伴她到那里，恐惧自然就会减轻。她可以等到护士出现再和丽思尔分手，那时就不会失去面对孩子出生的勇气了。在过去几周的时间里，姑娘曾经多少次独自一人站在这个庭院中不被人发现，默默看着怀孕后期的年轻女人们吃力地登上这几级石头台阶。看到这些怀着即将出生的婴儿、挺着大肚子的待产女人，她甚至也在不幸之中不时发出了微笑。她知道，一旦她跨过这个门槛将自己置于护士们的关照之下，她们也会善意地对待她。

善意是这位姑娘在这漫长的等待和恐惧的时刻需要的。自从她5个月之前离开她父亲的住所，善意在她的生活里几乎成了一个陌生人。作为一个生意兴隆的生意人的独生爱女，她感到幸福。但是，当她终于说出她已经怀孕时，这种幸福



一下子就消失了。不知怎么地，她从父亲那里原曾期待着一种更像是理解和安慰的回应。过去 18 年中父女之间所发生的一切，都使她预期得到一种不同的回应，哪怕是对她痛苦罪孽的一种抚慰。她想，父亲是知道该说什么的。他知道应该怎样以温情的口吻对她讲话，就像过去在她伤心甚至悲痛之时多少次给她带来宽慰那样，也就像姑娘刚刚 12 岁失去因患肺病而去世的母亲时那样。他也会知道应该怎样做能使事情好起来。她还希望，或许他能够找出某种办法使事情就此过去，或者使事情消失，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然而，截然相反，到来的却是一场愤怒的爆发。再也没有母亲来平息从愤怒已极的嫫夫那里抛向她的狂轰烂骂和一个劲地讯问——只有女仆玛利亚在一边被这吼叫吓傻，脸上一片茫然不解。

当她拒绝说出孩子父亲的名字时，事情就更糟糕了。就是说出来又能怎么样呢？他是在维也纳大学读哲学的一个学生。一天下午，当她上完音乐课，完全出于偶然地在一个咖啡间遇到的。相识的前几周，能和这样一个光彩照人伶牙俐齿的小伙子到城外的草地上玩耍，实在是令人心醉的。他们在一起无拘无束地谈论诗歌，讲述年轻人总爱讲述的浪漫故事。就这样两个人第一次向彼此敞开了自己的心扉。然后，一个黄昏，当她的父亲认为她在一个朋友家时，她把自己献给了这个狂热的年轻人，就在落日照耀下的田野里。他们在谈论着歌德，这位年轻的哲学家把自己的相思之情和少年维特相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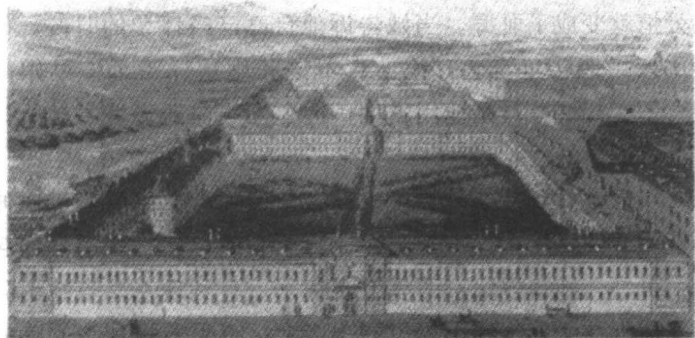
起初，她并没有为自己的冲动而懊悔，只是一种好奇的感觉和一种莫名的喜悦，其花瓣正在朝未来美好的日子绽放。但是，在谈到去花园路上的漂亮小屋去见她的爸爸时，小伙子显出一脸莫名其妙的犹豫。接着，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之间的一切开始发生变化。只有几个星期，他好像变成了另

外一个人。他想要的只是做爱。他找到了可以投宿的房子和朋友的阁楼间，在那里两个人偷偷幽会，并且长时间地淫乱。她不知道如何才能控制自己或是对方，不久她对小伙子萌发的爱情就变成了耻辱。当她告诉他自己已经怀孕的时候，他不屑一顾地转过身去，说他真不该和她这样一个傻姑娘胡混——“胡混”就是他用的词，这个词明白地告诉了她所一直怀疑的事情。

所以她回到父亲的身边，真心相信父亲会像以往一样伸出他宽慰的臂膀来保护她，并让她放心地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可是，她却被父亲的震怒吓坏了。直到现在，当她十分不安地坐在丽思尔的小屋里的小床上，感受最早到来的阵痛时，她还是不能相信她亲爱的爸爸真会用一连串的训斥来发泄他的狂怒，命令她离开他的房屋。她也无法相信父亲会拒绝接受她，在此后的几周里她给父亲写了一封又一封沾满泪痕的信件，在信中恳求父亲允许她回家，恳求能得到抚慰。此时，她的孩子不得不偷偷地出生，在这所大医院的喧嚣声中以无名的身份出生。在这里，没有人认识她，她也不认识任何其他人。

但是，姑娘心里还是怀着一丝丝希望——或许，只是或许而已，在孩子出生之后，她还能够回到爸爸的身边。当父亲的眼光落到他的外孙身上时，会像是她正式结婚后生的孩子那样爱他，于是也就原谅了她过去的一切。

丽思尔是她家管家的女儿，她妈妈在她家一直呆到她母亲去世一年之后才离开。两个姑娘从很小时就是好朋友，直到丽思尔的母亲去了维也纳的一座新建工厂做工之后，她们还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正是这座给工厂年轻女工住宿的房屋屋檐之下丽思尔的小房间，才成了她生活发生可怕巨变之后的栖身之地。



维也纳总医院，1825 年（奥地利国家档案馆提供）

她在自己的床沿上坐了大约 15 分钟，陷入了沉思，床单已经被流出的羊水浸透。当又一阵疼痛来临时，她才俯过身去触动她睡梦之中的朋友的胳膊。一声未哼，丽思尔立即起床，用她薄薄的毛毯裹住姑娘的双肩，然后她才自己穿衣，用一条穿旧的袍子罩在睡衣外面。两位姑娘一句话也没说，摸索着走下吱吱作响的四节楼梯，走入即将黎明的晨曦之中。在房前站了一会，丽思尔转过身去给了姑娘充满鼓励的一笑，然后扶着她的臂肘，开始了走向半英里之外的维也纳总医院的行程。

在 5 月末的凌晨，她们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走在满是杂物的人行道上，虽然赤着双脚，她们一点也没在乎。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她们才到达了目的地。这座巨大机构前门房的看门人几乎没有注意到她们的到来，因为挺着大肚子的妇女被搀扶而来，路过这里去住院部对他们已是司空见惯的了。当她们到达第八号院落的时候，姑娘已经是筋疲力尽



了。她几乎已经希望体内周期性的收缩一次次地来临了，因为每一次收缩都能给她一个站下来歇一会的机会。但是，疼痛变得越来越剧烈，而且来得更频繁了。费了很大的力气丽思尔才把她的朋友扶上台阶来到那巨大的橡木门前。

一位面目和善的护士出现了，接着又是一位。或许是由于她们的穿着：身着深蓝色法兰绒长制服的柔软身段在腰以下现出；上过浆的雪白肥大围裙把她们从胸部到脚踝罩得严严实实；蓬松的护士帽用布带在下巴底下系着。不管是因为什么，这两个女人看上去像是她的保护神，甚至有些母亲的味。她们一个人架着姑娘的一只胳膊，慢慢登上长长的楼梯，在楼梯顶上有一个办公桌。桌前坐着一个长着乱蓬蓬胡子的学医的学生，正透过他厚厚的细框眼镜阅读在他面前展开的一个大笔记本。姑娘突然意识到，刚才她因为一直看着那两位护士，竟忘记跟丽思尔说声再见。没关系的。她的朋友完全能够理解，过两天等丽思尔来看她并第一次看到新生婴儿时，他们会为此笑上一阵子的。

当三个女人走到楼上平台处，那个学生的眼睛离开了书本抬起头来，用手向右指了一下。“请把她带到第一病区，”他用浓重的摩拉维亚口音大声说道。姑娘犹豫了一下，因为她曾经听说她一定要特别要求被带到由助产士实施接生的分娩室的。在里面两个病区中的另一个，学生和他们的指导医生为婴儿接生，这就意味着在整个分娩过程中要进行更多的检查，也就是说，要有很多手指伸进她的阴道去探察。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们为很少有人干预而相当满意，这一点全维也纳的妇女都知道。丽思尔曾经听艾根布洛特小姐的女工们说过，并告诉她的朋友一定不要落到医学学生们的手中，也就是说不要让学生们把手指插入她的身体。生过几个孩子的妇女们对此倒是无所谓，丽思尔说：“可是像你这样一个少女那



就不一样了。一定不能让那种人为你的孩子接生，他们每当对进展情况好奇，或是为了要学点东西时，就把手伸进你的身体。”

“护士，请告诉我，”姑娘问两位护士。“第一病区是医生和护士们行医的地方吗？”不仅从柔和的声调，而且从其内涵都可以听出，回答绝对是女性的。“那应当是和你无关的，亲爱的，”年龄稍大一点的护士说，“不过如果你确实要知道，那里是医生负责的地方。”

“可是，夫人，还是请你带我到另一个病房吧。我要请助产士为我的孩子接生。”

“我很抱歉，小姐。那是不可能的。医院有医院的规矩，你必须遵守。”

此时，那位医学学生觉得该是展示他的权威的时候了。

“小姐，请你注意。病人们是按照他们到院的日子平均和轮流划分的。从星期五下午到星期天下午，病人都要到第一病区。你必须去见医生们。”

她想恳求他。

“可是，好心的先生，我能不能……”

“不，那可不行。绝对不行！好好听话，小姐，跟护士去吧。”

她突然号啕大哭，拼命想从年龄大一些的护士的手臂中挣扎出来。这位护士用手轻轻搂着她的肩膀，好像给她一些安慰但同时也限制了她的自由。此时她用力使她转向第一病区方向。但就在这时，姑娘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收缩，使她顾不得再想其他。当阵痛过去，她才发现自己已经被领到一个短走廊之中。在走廊尽头，她看到一个很大的敞开着的长方形病房，四周全是床头靠着雪白墙壁的病床，每一张床上都躺着一个大肚子的女人。有些正在分娩之中。好像到处

都是实习的学生和医生。起码有十几个。有的站在那里记笔记，有的在病房两端的壁炉边三两人一伙轻轻交谈。有三张病床前每个床头站着一个学生给妇女检查，女人弯曲的双腿由每一边的一个护士向后扯着张开。在一个学生的身边站着一位 30 多岁的人，看来是正在指导他的学生。

“你一定不要担心，亲爱的，”把姑娘领到病房中一张闲置的空床前的护士说道。“这里并不总是这么忙。现在天还早，学生们刚刚从停尸房来到这里，所以都急着做些检查。每天早上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到那边去，然后心急火燎地到这里来。很快他们就会离开的，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呵。”

姑娘不知道什么是停尸房，可一听到它就吓得半死。护士把姑娘在床上安顿好，在一层薄薄的垫子上铺着一条满是皱褶的床单。姑娘心怀恐惧地问停尸房这个可怕的字眼到底是怎么回事。

“医生们必须从解剖死者的尸体来学习，你知道。所以他们每天早上在这里开始正式工作之前先做尸检。”

“可是死的又是谁呢？千万不要说我生孩子就会死去。噢，求求您了，护士。一想这个我可受不了。”

护士本来很平静的面容突然被一层阴影遮住，但只是那么一刹那。“嘘，嘘，”她说。“你这么担心这么激动是毫无道理的。当然你知道，好长一段时间里会有一个母亲在生产时死去。可这里是一家出名的大医院，全欧洲最好的医院啊。所以你根本用不着考虑什么死的事情。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已经是 1847 年了呵。安静点，孩子。我们会好好照料你的。”

姑娘听了之后按照护士所说安下心来。走了这么长一段路来到医院，姑娘已经累了。现在终于能躺在床上觉得真好。在护士问了一大堆有关住院的问题之后，姑娘闭上了眼睛，希望能在下一次阵痛到来之前睡上几分钟。但是，她的安静

没能持续多久。没几分钟，一个实习生就出现在她的床前，清了清喉咙把她唤醒。没为他的打扰表示任何歉意，他就叫来护士帮助对他的新病人进行第一次检查。

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一个新手。还没等他正式开始，指导教师就匆匆赶过来，在他的耳边轻轻说了几句。检查似乎是没有完没了，起初一种尴尬超过了不舒适的感觉。指导教师不断让他的学生停下来，然后稍稍改变一下探索的方式再重新开始。有时他自己做一个示范动作，把他长长的手指深深插入姑娘的体内，在里面用力推压。每一次，姑娘都因那奇异的感受和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的恐惧禁不住想大声嘶叫。实习生笨拙的双手就像铁铲一般，每当他粗钝裸露的手指伸向他不确定的地点时，姑娘就觉得他一定是要从她身体中挖掘出什么东西来似的。她听到他的老师用沙哑的耳语说：“轻一点，轻一点，你这个傻瓜。一定要记得不能造成伤害。记得希波克拉底吗，笨蛋。”姑娘丝毫不能因此而平静下来。但是他对姑娘却是说：“你不能总是乱动，姑娘，不然我们无法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这是为了你好。”除了说这几句话之外，在这两个男人的脑子里姑娘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只有她的生殖器官。她发现她根本不能像他们要求她的那样躺下，而是一直要起身。每当她从腰部用力想挺身而起时，一个护士就会用手轻轻地但又是结结实实地将她按到枕头上。只是因为咬紧牙关她才忍住没有放声大哭。但是，每当一个男人将他探索的手指用力捅向她的子宫口时，她忍不住深深地呻吟一声。

当检查终于结束的时候，姑娘躺在那里已是精疲力竭了。折磨她的男人站在她的床脚头，议论着他们的发现，就像她不存在一样。她几乎听不到他们说什么，实际上除了赶快把孩子生下来她已经什么也无法顾及了。但是，她要遭的罪才

刚刚开始。实习生朝姑娘点了点头，问了他的老师一句什么，老师同意了。其中一个护士似乎不同意他的决定，向年龄大一些的男人提出抗辩，但是没有作用。“就不能等一等吗？这可怜的姑娘才刚刚到这里，她需要休息，也需要和我们再熟悉一下。”

话是说了，但没有一点用。实习生朝病房另一头的一个同事招了一下手，那人马上走了过来。完全出乎姑娘的预料，他开始向他的同事展示他在病人身体深处刚刚发现的什么。另一个家伙也就立即自己动手做起来。在他做的时候，指导教师赞许地微笑着。护士们则脸色十分难看，一脸愤怒地默不作声。

后来，姑娘就没有人照管了。她只觉得里里外外被撕绞扭曲，或许从她看不到的撕裂的表皮中流出了血。姑娘低声哭泣着，就像跟自己的父亲在窃窃私语，她让自己相信父亲就坐在床头握着她的手。“噢，爸爸，我亲爱的爸爸，我对你做了什么？我自己又怎么了？求求你了，你来帮帮我带我离开这里吧。带我离开这个可恨的地方，不然我就要死了。噢，我的好爸爸，我是多么爱你——我要能看上你一眼有多好，哪怕只有一小会，这一切就会好受多了。没有你帮我，我真的受不了了。”

她想用记起到这里的目的来安慰自己。再有一小会一切都会过去，她将在怀里抱着一个能给她带来生活目的和喜悦的漂亮婴儿，然后他们将回到有爱照亮的家。原先属于她的生活会再次回归于她——还有满面笑容的爸爸来与她分享。她躺在狭窄病床的满是皱褶的床单上，上面已经被她的汗水浸透，还有从她下身流出的血以及一些其他排泄物。她在想象自己躺在家中舒适的床上，怀里搂着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她睡了过去，但几分钟后下一次疼痛就把她弄醒了。

分娩持续了14个小时。实习生一次又一次地将他的手伸进她的身体，有几次他的老师也是如此。最后，大约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一位新的指导老师决定该是到病房外面一个小房间去的时候了，孩子都在那里出生。生产从各方面看都很正常，新生的男婴在母亲眼里就像她所期待的那样漂亮。她简直没法等到星期二的晚上，那时丽思尔有可能刚刚结束在艾根布洛特小姐那儿长长的一天的工作，过来第一次看她这个可爱的宝贝。那时，也或许是几天之后，她朋友的母亲也可能过来，他们会一起商量能使她回到爸爸家中的最好方案。那将是一个美好的时刻，未来开始像以往一样的美好。

第二天一大早姑娘就醒来了。她在另一个很大的病房中，很像她刚来住院时进的那一个。她感到下体孩子出生的地方被蹂躏撕裂的痛楚，心里一直想着小宝宝很快就会给她带过来，那她就可以把他抱在怀里了。她要给孩子取名叫费蒂南德，因为那是爸爸的名字，也是皇帝的名字。这名字听起来有男人气概，孩子长大以后会像他的外公，身体强壮，性格温柔。一个男人应当是这样的。爸爸第一次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会多么高兴呵，他会为这个漂亮孩子用他的名字而感到自豪。

她原指望从护士们那里得到亲切呵护，此时她们已经完全满足了她的心愿。一位年龄稍大一些的护士对她极其关爱和耐心，教给她怎样把孩子抱在怀里，等一两天过去奶水来的时候如何给孩子喂奶。她十分喜悦——简直陶醉在做母亲的幸福之中，同时她也意识到孩子对她的绝对依赖。她对孩子的感觉是一种从未感受过的爱，和一种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感觉。这使她成了一个女人。

小费蒂南德只和她在一起呆了短暂而又美好的一小会，就又被人抱走了。和孩子在一起的感觉是那么亲切自然，就

好像她是为了他而存在的。只因为她被幸福所陶醉，所以根本没有注意到她下腹部越来越严重的不适。直到下午很晚，当她想试着用手触摸那个地方的时候，她才吃惊地发现稍稍一点压力就会使疼痛加剧。当她的晚饭，烧熟的土豆和一碗稀汤送来的时候，她已经不能吃了。饭放在床头边的一张小桌上一动没动。过了一个小时勤务员又来把饭拿走。此时她一看到土豆和那油腻的汤就要呕吐。当她在夜间呕吐的时候，她吃惊地发现呕吐物当中竟有她早餐吃下的菜肴。

呕吐把护士招来了，她拿起她的手腕给她量脉搏。她说是每分钟 100 次，然后就去请医生了。或许在她身体产生这些变化的初期没有必要过度担心，但是姑娘此时觉得莫名其妙地发冷，就像是浑身要打寒战。当医生来到的时候——一个身材高挑长腿的男人，长得就像一只长颈鹿，身上穿着一件肮脏的罩衣，他把床单掀开，眼睛盯着她的肚子看了半天。她好像听到他说：“出现这种状况似乎有点早。”但是心里拿不准。他让护士分开她的双腿，然后弯下腰仔细观察下面的分泌物。他的头垂得很低，她知道他是在用鼻子闻，显然是在发现一种气味。

当他直起身来的时候，她在他的脸上所看到的是不是一种关切的表情？她把头从医生转向护士然后又转回来，想从他们的表情上发现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都是一副毫无表情的面孔，但是医生低声讲出的话语却露了底。“我们要认真观察几个小时，”他对护士说。“如果她想要孩子，把他带过来没有关系。”

但是一个小时之后孩子被抱来的时候，她发现不知道怎样抱孩子才能舒服一些，因为只要一动肚子就疼。就好像发现了这种奇异的状况似的，孩子也突然不安起来。当孩子大声哭叫着被抱走以后，姑娘战战兢兢地问两边病床上有经验

的妈妈怎么回事，可她们的回答却都是含糊其辞。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她尽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但是她却做不到。随着肚子的疼痛越来越厉害，她的担心也加重了。她口渴的厉害想要喝水，但是每次只能啜一小口。很快她的身子就冷得发抖，喝水的杯子在她战抖的手中哆嗦。当她看她的手时，她发现雪白的指甲下面泛出蓝色。就在此时她猛地抖了一下，上牙下牙的磕碰使她身子下面的床也摇晃起来。10分钟这一阵过去之后，她开始浑身发热，脸也因发热而变红。

渐渐地，她感到她的肚子里充满了气体。又有两个小时过去了。她的皮肤上出现一层黏乎乎的汗液，这吸引了护士的注意，因此她又一次为她测量脉搏。又一次把医生请来。这一次他掀开床单观察她已经膨胀起来的腹部，已经没有必要再去故意用鼻子闻了，她自己就能闻到从下身发出来的一股恶臭。过了一会当医生按压她鼓起的肚子时，她疼痛地哭叫起来，她知道一定是出了大毛病。她的脉搏已是每分钟120次。医生说了一声“微弱”就把她的手腕放下。当他把怀表漫不经心地放入他背心的口袋中时，一脸关切地注视着苍白的面孔。当他看她的舌头时，她心里明白一定是非常干燥，雪白，上面有一层像粗毛皮一样的舌苔。她又经历了一次哆哆嗦嗦的冷战。

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快。她越来越感到不安，呼吸变得短促。医生离开了一个小时又回来为她测量脉搏，这一次足足测了两分钟。他脸色怪异地盯着床下尿壶里深色的发出异味的那一点点尿。完了之后，他意味深长地朝那个满脸忧虑的护士点了一下头，几分钟后两个勤务员就带着担架来了，很快就把她抬上了担架。医生和几个护士分别在担架两旁随着，她被抬到病房里面的一间小屋之中，这时她因神志不清已经无法再问任何问题。她极力想在脑海中勾勒出爸爸的面孔，

可就是不行，她的婴儿似乎在遥远的地方，只是她心中想象的目标。医生从护士递给他的一个小盘子里拿过一根取血针，用它划开她前臂的血管放血。她麻木地望着他的一举一动，就像医生在给其他人操作一样。她不安地看着她深红色的血液流入一个浅浅的金属小碗。置放在她鼓起的肚子上的温热的松节油药剂，丝毫不能减轻她的疼痛，反而当她感到它的重量时觉得有些承受不了。又一次大的冷战，似乎不像前几次那么可怕了，因为她的感知能力已经大大减退。当她抽搐性的抖动过去之后，她好像已经忘记了它的发生。护士们想让她吞下一种甘汞和鸦片混合制剂，但这只能使她再一次地呕吐。

两个护士服侍在她的床边，轻轻地给她说着什么，但她的回应已经是语无伦次了。当护士们想帮她翻身做一次灌肠时，她肚子痛得哇哇大叫，因此只好放弃。她一阵子处于昏昏沉沉的恐惧之中，一阵子模模糊糊地勉强意识到周围环境的存在，这时她隐约感到一阵头痛。两个小时之后，她似乎听到医生说她的脉搏是每分钟 130 次，但是这早已是她无法顾及到的了。她长长的金发已和汗水糅合在了一起，湿透了下面的枕头。深褐色的眼睛虽然大睁着，但对周围的一切都是视而不见。对下一次来临的寒战她已经意识不到。她已经对一切都没有感觉了。

在几乎两天的时间里，姑娘浑身大汗淋漓一直处于昏迷之中，有时出现一阵浑噩，用手死死抓住床单，大声喊叫出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语。其实她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了。除了从她的脸上擦去汗水和清理她身上排出的污物之外，医生和护士们已是无能为力了。她已经是任何人也无法挽回的了。当丽思尔星期二晚上来看她时，在那个大大的入口处她被拒之门外，就在星期天早上两个姑娘还曾经站在这儿。她被告